

中国古典小说

青少版

● 陈秋帆 改写

月唐演义

下

梅子涵
曹文轩
苏立康
曹衍清
联名推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

青少版

陈秋帆 改写

月唐演义

下



“中国古典小说·青少版”丛书由台湾东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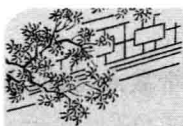


月唐演义(下)

一、李亨乐户结良缘	1
二、遇小奸太子受骗	14
三、黑赛花大败呆瓜	26
四、林冲鬼魂忽出现	39
五、李亨大破武家寨	49
六、李老奸失魂落魄	60
七、小英雄阵前结义	70
八、张信王奇双娶亲	82
九、矮子亲嘴乌凤英	93
一〇、乌公主逃回仙山	105

目录

一一、妖道移走太行山	117
一二、太白作法救马彪	130
一三、孙宾大破五神阵	142
一四、樊家庄官保招亲	154
一五、空城计一败涂地	167
一六、葛明霞暗许终身	179
一七、老臣大骂安禄山	192
一八、红于自尽救孝女	204
一九、安禄山自称大燕王	215
二〇、郭子仪征服渤海国	227



一、李享乐户结良缘



小奸苏成人，把太子李亨和单桂英一起骗到他家去，把他们关在地牢里。闻玉龙赶到太行山求救，马彪、林冲等七八个好汉，就赶下山来，杀进苏小奸家里，把太子和单桂英，一起救了出来。

可是，他们才跳出围墙，小奸的父亲苏敬宗就点起灯笼火把，带领家丁追了出来。

这些家丁哪里是林冲他们的对手，苏敬宗的本领也很一般，一交手就受了伤，吓得连忙逃回去。林冲他们背起那一男一女就走。

正当他们要冲出城门时，苏敬宗的侄女苏成英，单枪匹马追了过来。

马彪和林冲两个，回过头来，拦住了苏成英，三人展开了一



场恶战。

苏成英在山上学过法术，她眼看杀不过这两个敌人，就取出一把五龙风火扇，向他们扇了一扇，立刻就有一股火焰，卷向马彪和林冲身边来。

他们看到形势不好，急忙掉转身子逃走。就在这时候，旁边又响起了一阵喊声！原来是李林甫接到了苏敬宗的信，带了人马，亲自赶到太原来，要押解太子回京，好拔去他的眼中钉。

马彪和林冲等人，这时真有些慌了，他们不但要和这个女人厮杀，同时还得和这路人马拼命，一共只有七八个人，背上还背着一男一女，绝对不是这二路人马的对手，大家只好向城外逃走。

在这危急时刻，郭子仪赶来了。

他看到一个女将紧紧地盯在林冲背后，一路紧追着，就跃马拦住，喝了声“小丫头，看枪！”一枪就刺了过去。

苏成英急忙伸出刀去，把枪挡住。可是，那一枪实在厉害，连她的手臂也被震麻了。她又急忙取出五龙风火扇，向郭子仪扇了一扇，跟着就冲出一股火焰，直卷过去。

郭子仪被那股火焰冲得连眼睛也睁不开来，正在着急，他骑着的那头神马嘴里喷出了一口唾沫来，把那股火焰浇熄了。

苏成英一看那火焰没有了，不免惊慌起来，调转马头就逃，

刚巧程友春从对面赶了过来，她只好勉强举起刀来厮杀。

苏成英心慌意乱，连那把风火扇也忘记取出来。程友春连砍几刀，一刀砍中了她的马腿，苏成英就仰面朝天跌下马来，程友春忙叫喽兵绑住她，拉着走了。

郭子仪丢下了苏成英，向人多的地方冲杀过去。刚巧苏敬宗又杀了出来，郭子仪狠命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奸贼刺死了。

苏敬宗手下的兵将看到主将死了，都慌作一团，乱糟糟地逃回城里去，关起城门，再也不敢杀出城来。

郭子仪一看，官军都已逃走了，就打起得胜金锣收兵。

男女众好汉听到锣声，都聚集过来，却只少了太子一个人。

郭子仪就问大家看见太子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看到。正在着急的时候，诸葛英军师带着一队人马也赶来了。

“恭喜大家，救出了太子。”诸葛英一见大家的面，就向大家道喜。

“还恭什么喜！”林冲懒洋洋地回答，“杀了半天，不知怎么却把太子丢了！”

“我已经卜过金钱卦，”诸葛英大声向大家说，“太子命里注定还有灾难。不过，他福星高照，一定逢凶化吉，会有人救他的。”

诸葛英才说完，刘豹带着闻玉龙和单桂英，来跟大家见面：



“这位老爹，是小皇帝的干爹。这位小姐，是救过太子性命的小皇帝娘娘。”

“有这二位在这里，真是好极了！太子迟早要回来的。在他没有回来以前，就请小皇帝的干爹暂时当家，做太行山的顺天大王，大家觉得怎么样？”

诸葛英早就想好了这个主意，他这样一说出来，果真大家都赞成，并且立刻动身去太行山。

众英雄到了太行山，就推举闻玉龙老人家做顺天大王。因为放心不下太子，就派林冲、赵文俊、刘蛟、马彪四个人，分头下山去寻访太子。

太子李亨的运气的确不好，那天夜里，他才被救出来，不知怎么，却被李林甫看到了，便拼命追过去。

到了一条江边，李亨太子回头一看，那老奸贼就在他后面，他心里一急，也不要命了，扑通一声，就往江里跳下去。

真的被诸葛英说对了，一个老渔夫救了太子的性命。

这个老渔夫，就是救过铁小姐的卜兰英的父亲卜顺。他老人家在东平受了那场惊吓，就流浪到山西来。老夫妇俩吃尽苦头，才又买了一条小船，仍旧过着捕鱼的日子，今天凑巧救了太子。

可是，卜顺根本不知道他是太子，就把他收做干儿子，他们

就在一起过着捕鱼为生的日子。

过了几天，这艘渔船一路捕鱼，捕到了彰德府来，卜顺卖鱼去了，李亨坐在船上，看看这城市，倒很热闹，就独自下船，上街玩去了。

彰德是一个府城，街道也不少，李亨贪看热闹，在街上逛了半天。

最后，他总算玩累了，就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口坐下来休息，才坐了一下，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户人家的对门，住着一户唱戏卖酒的乐户。这乐户养着好几个年轻的女戏子，长得都很好看，当地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常常到乐户这儿来喝酒，让那些女子陪酒陪唱，玩个痛快。

最近，这家乐户新买了一个叫做吴月红的女子。这吴月红长得特别好看，虽然戏还唱不好，但那些来喝酒的客人都要她去陪酒唱戏，可是她来了几个月了，不管谁叫她，从不曾答应过一次。

澹台豹是本城最有名的一个阔少爷，因为他父亲在京里做大官，这城里的人，谁也不敢不拍他马屁。但是这卖唱女子吴月红，并没把这阔少爷放在眼里，尽管澹台豹对她说尽好话，请她陪唱，她也从没答应过一次，所以澹台豹就恨透了她。

吴月红昨晚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胡子老人告诉她，将来她会



做贵妃，并且第二天就会跟那个年轻的小皇帝见面。

当李亨靠在她家对门门口，低着头打瞌睡的时候，她好像看到对门大门口盘绕着一道红光，像一朵晚霞，飘荡在那里。

她正闲着没事，就打开楼上房间的窗户，往对面屋檐下一看，一个公子装束的年轻小伙子，样子长得很文雅，歪着头在那里睡懒觉。

“那人的身边，有一道红光，也许他就是那个年轻皇帝吧。”

她看到这文雅的小伙子，就想起昨天夜里的梦，心想：难道那白胡子老人的话，就应在这人身上？

“开着窗子，我还以为你在看什么，”老板娘笑着走近她身边，跟着也向窗外一看，“原来是看上那个贵公子了！”

“别开我的玩笑，我根本不认识他，”吴月红不好意思起来，“不过，那样睡着，不会受寒感冒吗？”

“月红，你既然这样疼他，我就去把他请上楼来，到你房里坐坐。”

吴月红一直不肯陪酒，老板的本钱连半个也没有捞回来。今天，吴月红看中了这个人，不是一件大喜事吗？老板娘看吴月红不作声，就笑了笑下楼去了。

李亨从睡梦里被人叫醒过来，揉揉眼睛看看，是一个中年妇人，笑嘻嘻地站在身边。他正想开口问那妇人有什么事情，那中



年妇人伸手向对门指了指，一把就拉他起来，往对门走去。

太子跟着那妇人没头没脑地进了门口，上了楼梯，走进一间房间里。

他抬头一看，这房间里的东西都非常讲究，床边还站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正抿嘴望着他笑。

“请问这位老妈妈，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李亨看看那个女子，并不认识，便这样问道。

“请相公坐下来，慢慢谈吧。”

那女人说着，拉开桌子边的一张椅子，挥挥手叫他坐下。李亨心里尽管莫名其妙，也只好坐下去。

“你们两个谈谈，我去拿茶来。”

说着，她望着那年轻女子笑了笑，转身走了出去。

那女人一走，吴月红就在太子对面坐下，一面很大方地问道：“公子贵姓，府上哪里？”

“我叫闻亨，家在长安，常常在外面做些生意。小姐贵姓？那位妈妈叫我到这里来，可有什么事情？”他一面说出自己的姓名，一面又这样问。

“我叫吴月红，”她笑着回答，“看你在对面的大门口打瞌睡，我妈妈怕你着凉，所以请你进来坐坐，喝杯热茶。”

这时，那中年妇人双手捧着一个茶盘走了进来，放下茶盘，

对吴月红说了声：“倒茶给客人喝吧。”就走出去了。

李亨接过茶来，一面喝着，一面跟吴月红随便谈谈。他正想告辞时，那妇人又端来一盘丰盛的酒菜。

李亨看到那盘酒菜，心里就有些慌了，暗想：身上空空的，吃了人家的东西，怎样谢人家呢？他正着急时，吴月红已经在桌上放好酒菜，拿起酒壶，给他倒酒了。

吴月红端起酒杯，给他敬第一杯酒时，他真有些为难了。不喝吧，说不过去；喝吧，口袋里一点钱也没有，自己刚才已经说过是做生意的，又怎好说没有钱呢。

他还是接受了这杯酒，而且一杯杯喝了下去。因为心里不安，他的举动难免有些不大自然。

吴月红对于昨夜那一场梦，当然是半信半疑的，但一看到这小子子的动作，倒真有点奇怪起来，便尽量给他灌酒，想把他灌醉了，也许会吐露出真情来。

李亨已经好久没有酒喝了，今天碰上这一顿好酒好菜，起初因为心里不安，多少还有些顾忌，一有了三分酒意，胆子就壮了，再加上这位年轻小姐那样殷勤地劝酒，他就干脆痛快地喝起来。

吴月红看他已有了八分酒意，就探他的口气说：“听人家说，近来城门口越查越紧了，所以进出城门十分不便。闻相公住在城里还是城外？”



“我住在城里。你说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搜查，是在查什么？”

李亨随便这样问。

“听说是在搜查当朝太子！”她说到“太子”这两个字时，故意把声音提得特别高。

“搜查太子？”李亨听她提到了“太子”这两个字时，脸色立刻变了，不过为了要遮掩过去，还故意这样问。

可是，吴月红早已注意到了，又看他端起杯子时手在发抖，把大半杯酒都泼到桌子上了。所以，她暗暗相信，昨夜那个梦，大致不会错。

“相公的大名叫做闻亨，正和太子的名字差不多呢！”吴月红说着，偷偷看了太子一眼。

李亨听了，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低下头去，两只眼睛直瞪着酒杯，再也抬不起头来。

吴月红看到这里，觉得这小伙子一定就是太子李亨，便站起身来，抢先一步，在他身边跪了下去：“千岁！小妇人吴月红，给千岁请安！”

李亨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子，看见人家跪下去，叫了声千岁，就很习惯地说了声：“免礼！”挥挥手叫她起来。那副大模大样的气派，谁看了都会相信，他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子。

可是，等吴月红笑着站起身来时，他就懊悔自己怎会那样粗

心大意，做出这种泄露秘密的举动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吴月红又在称他“千岁”了。

“千岁，你不必害怕，尽管在我面前说实话，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他听了，觉得再要否认也没有用，便问她：“月红，你怎会猜到我就是当今的太子呢？”

吴月红被他这样一问，就说出梦里的话。李亨听了，禁不住笑了出来：“听你这样说，你是想做贵妃了。哈哈，那我就封你为吴贵妃！”

“多谢千岁！”吴月红跪下去叩了三个头，她的贵妃身份，就成定局了。

接着，吴月红拉过一张椅子，和李亨并排坐在一起，满满地倒了两杯酒，两个人一起一口气喝干，算是他们的订婚喜酒。

他们正在那里有说有笑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喧哗声来：“我说过几次要她陪我喝酒，她连半个面子也不给，今天倒和一个野小子喝起酒来，这不是故意丢我的面子吗？”

那声音才停下来，“砰！”的一声，房门就被踢开了。吴月红抬头一看，那个已经纠缠过她好几次的澹台豹公子，眼睛里布满了红丝，杀气腾腾地站在那里，直瞪着她。乐户的老板娘跪在他脚边，不住地发抖，一面恳求道：“公子，何必发这样大的脾气！

